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一

善化皮錫瑞

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君奭史記燕世家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孫星衍說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阼之時太子賢以爲在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祚時矣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列子楊朱篇曰武王旣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正同是今文說遠有所本漢書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

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寢喪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攝政當國時與史記合稽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說叔夜生三國時今文尚書猶存故得引其說也伏生傳尚書二十九篇次序先後不盡可攷今之書序出於馬鄭乃古文說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書序多異乃今文說史公載君奭篇於燕世家而周本紀魯世家不著其說然史公既以爲踐阼之時則其所據今文篇次必與馬鄭不同不得專據馬鄭書序編篇在多士之後以駁今文也太子賢生於古文盛行之後不知申屠剛用今文說與古文說不同乃云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其甚顯與申屠背違豈足依據孫寶以明經爲郡吏亦非治古文者其所引經與當是今文博士說與申屠策蓺臣奏不異王嗚盛乃引孫寶說謂與馬鄭合陳喬樅又引鄭注謂與孫寶傳所言畧同豈知西漢人自據今文以爲攝政之初馬鄭自據古文以爲反政之後卽不敢駮馬鄭聽其各自爲說可矣何必牽引西漢今文家說以強合於馬鄭使今古文糾紛莫辨哉史公云召公疑周公者周公踐阼本聖人之

樵道觀金滕篇公告二公以弗避義則二公亦未盡知其心蓋以公處嫌疑之地欲其遠避召公不說之意當是如此公作君奭卽在此時蓋公旣以弗避之義兼告二公又作此篇專告君奭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然則當時召公爲傅蓋太公之任更重故公專告召公也

周公若曰君奭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穀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子也惠棟說分子猶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爲公子然則繼禰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家錫瑞謹案白虎通論衡皆今文家說蓋今文家有以召公爲文王子者而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古今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爲文王子其說不同蓋亦三家之異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今文終作道祥作詳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道出于不詳於戲君闕曰時我馮登府說詳古祥字易視履考祥鄭荀作

詳大壯不祥也鄭王本作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作詳引祥刑以詰四方竝同孟子申詳檀弓作申祥穀梁昭十一年盟于侵羊作祲祥服注作詳荀子修身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爲祥左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祥詳古字同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陳喬樅說此追述召公奭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江聲說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所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己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怨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已不可去之意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今文後嗣作嗣事弗克恭作不克共遏佚作過失天命不易天難諶作命不易天棐諶乃其墜命作乃亾○漢書王莽傳羣臣奏引經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師古曰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亾失其命也孫星衍說案漢書釋後

嗣子孫爲成王大弗克恭上下爲共事天地白虎通以大誓上天下地爲上下是也釋退佚前人光爲修文武之烈前人謝文武佚同失釋在家爲不居攝言退老也以天應棐諶爲天難諶者釋詁云諶信也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云忱信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是天命不易爲傳可改易師古洋不易爲難非也經言在家不知天命有不易之道委之以天難信乃共隊失天命也錫瑞謹案王葬傳又云遵孫予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上下謂天地是共上下卽共天地之證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沖子陳喬樅說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維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沖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沖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哉倘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雒誥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錫瑞謹案陳云篇次錯出是也而以成王政將蒲姑爲在攝政踐奄之時則又誤引鄭君古文之說不知史記用今文書序殘奄遷薄姑篇次正在無佚之後多方之前是二篇實在致政後竝無錯誤不與君奭篇之錯誤相同未可以古文說汨今文義也陳氏於此等處猶半明半昧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今文道作迪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案馬本是也此與上迪維義同因傳訓迪爲道遂誤作道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孔彪碑云伊尹之休格于皇天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三國志濟勸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亦皆作格是兩漢今文家亦假格並用非皆傳寫之譌孔彪碑今尚存一搨實可據者段玉裁云今文尚書無作格者亦未盡然○今文乃作假于皇天○史記曰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云勛假皇天皆作假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史記無此句或今文尚書本無之或史公省文疑不能明殷本紀曰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太甲居桐宫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陳喬樅說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尚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宫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尚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云坐而論道之謂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尚書是用今文家說案陳說是也廣韻通志引風俗通曰阿氏阿衡伊尹號其後氏焉又曰衡氏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說與鄭合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今文格作假○史記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

陟讓作原命陳喬樅說鄭君注尚書於上文假于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于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國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倣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卽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宜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尚書說也

巫咸乂王家

史記曰巫咸治王家乂作治故訓字封禪書曰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論衡言毒篇曰巫咸能以祇延人之疾愈人之爾者王邁注傳暨云巫咸古神巫也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賢守王家○今文一作巫戊○白虎通姓名篇曰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般臣有巫咸有祖已也王引之說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

日名子之證乎衆王說甚有理而史記諸書皆作咸者蓋三家之文不同古今人表亦作巫咸與白虎通之說不合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今文作甘般。史記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殷本紀曰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古今人表有甘般又有傅說或疑甘般即傅說於古無徵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今文惟作維。史記曰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集解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錫瑞謹案今文乂作艾史公用故訓以治字代之史記引書艾皆作治而此獨作乂者蓋此九字後人增竄非史公本文也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今文純作醇。錫瑞謹案漢樊毅修西嶽廟碑云天惟醇佑萬國以康今文尚書當於佑字絕句下文以命則商實為句則訓法商非殷商之商

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今文作

奔㚇。詩緜正義引大傳奔㚇字作㚇則今文尚書當爲㚇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今文作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段玉裁說此蓋今文尚書之文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奭。今文在昔作昔在割申作厥亂○禮記緇衣篇君曰昔在段玉裁云今本在昔朱本昔在建云往詁之日在上天㝵甯火詰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申重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

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宣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並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說今文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尚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尚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尚書無今文尚書名目也錫瑞謹案鄭從古文故以古文爲近然割申勸三字之義殊不可通鄭君讀割爲蓋而尚書二十九篇無用蓋字爲語辭者則鄭說亦未可據當從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厥亂二字與上文厥亂明我新造邦義同王引之云率詞也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亂者率之借字也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今文泰作大○史記作大顛古今人表亦作大顛大傳曰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錫瑞謹案此經言四人有大顛無太公大傳言四鄰四友則有太公望無大顛疑今文

家說以爲大顛卽是太公望太公之功在周散南宮之上不應周
公擧文王四友獨不及太公伏生所言當得其實漢書古今人表
有大顛又有師尚父師古日大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也吳仁傑兩
漢刊誤補遺日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大顛與師尚父
豈異人乎書大傳日散宜生南宮适閎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
昌於美里故孔子日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
君奭臬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
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異氏引大傳以太公與太顛爲一人其
說蓋非無據棠詩隸毛傳日率下親上日疏附相道前後日先後
喻德宣譽日奔走武臣折衝日禦侮正義日直云惟文言臣有四
已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
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
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日文王有因位
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
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
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引書
傳說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
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日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
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
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

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曾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
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
說彼四人各乃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據孔疏引鄭
注所云詩傳說乃曾齊韓三家詩三家皆今文與伏生義多合楚
辭離騷經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
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此之謂也太公在四輔之職王叔師
所引詩亦三家詩此今文說以太公太顚爲一人之證蓋言文王
有四臣以受命必無不及太公之理鄭君用古人說不從今文乃
謂周公謙不自比殊屬强詞周公舉伊尹諸人何獨不謙乎孔沖
遠不如太公卽是太顚大傳四臣卽此經之四人故謂非四人文人
有一行據大傳說四行實嘗分屬四臣但未知如何分屬耳太公
所以亦稱太顚者史記齊世家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
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尚書中候維師
謀曰呂尚釣其崖王下趣拜曰望公七年矣乃今見光景於斯尚
立變名荅曰望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
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注曰尚名也變名爲望據此是太公本
名尚後更名望方言六廣雅釋詁一皆云顚上也古人名字相配
尚與上通疑太公本名尚而字顯後因文王之言乃更名望改名
或並改字故太公又字牙君奭所稱乃其本字後人不知誤分太

公大顛爲二人惟今文家尙知其義耳

又曰無能往來　風俗通十反篇杜密曰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又曰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比俗儒也○今文一作亾能往來○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亾能往來注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却孫星衍說前却謂進退也是無能往來爲無能進賢退不肖錫瑞謹案據朱雲應劭之說可以攷兩漢人解無能往來之義又曰之又當讀爲猶謂此五臣猶自謂無能往來也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今文純作醇○今文作醇佑見前引樊毅碑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今文冒作勖○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錫瑞謹案大傳云四友云四鄰亦云四臣詩緜正義引大傳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是也子玉蓋用大傳四臣之說冒作勖與馬本同下屬爲句與論衡引康誥冒聞于上帝義合疑古勖冒本是一字子玉用今文作勖其義仍同

冒聞于上帝之冒乃上進之義不當如馬訓勖也段玉裁說勖今音許玉切古音勖與冒皆音懋江聲說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迪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鄭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錫瑞謹案古者稱死爲不祿爲無祿則生者爲有祿云四人尙迪有祿則有一人無祿先死可知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大顚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五人中獨不見虢叔是虢叔先死之證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逸周書世俘解及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並云咸劉商王紂揚子方言曰秦晉宋衞之閒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王引之說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𢦔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今文冒作睸○說文目部曰睸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睸陳喬樅說

案此眀字之訓疑據今文尙書說也僞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眀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錫瑞謹案據說文引經則眀字當上屬爲句與上文乃維時眀義同皆不連文王武王爲義

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

錫瑞謹案今文家以爲周公踐阼時作則小子當是周公自稱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周公攝天子位在武王新喪時故得自稱曰予小子召公疑周公攝王位恐有兄終弟及之事故公言已攝非正在位亦與未在位同所以釋召公之疑也小子同未在位與予小子同義解者誤以此篇爲反政後作而周公自稱予小子遂失其義解曲禮者皆不知引此經爲證又以小子同未在位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篇之中不應兩小子前後異義且成王在位而謂其同於未在位似有歉歉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爲周公此由馬鄭古文家不知周公作書在攝位時故說解多謬宜其爲後人攻駁也

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三國管寧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陳喬樅說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釋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於天也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周公作君奭以鳳王期召公共後果致此祥尚書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在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錫瑞謹案古文尚書多作弗今文尚書多作不陳云明帝詔作弗聞用今文尚書恐非是今文尚書假格竝用說見上陳云後人依梅本改格亦未必然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告君乃猷裕謂此告君者乃道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失之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江聲說惟文王德丕承作一句讀爲孔傳以丕承屬下句讀非是案江說是也據史記周召分陝爲二伯故曰偶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二人卽二伯說見後罷予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天降之哉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三國魏志裴注引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書正義引鄭注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劉切之孫星衍說往者謂遜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曰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棠之下也僞傳以此經二人爲文王武王失之鄭注以海隅爲四海之隅不據陝東言之亦未爲得也錫瑞謹案孫說以海隅二句爲使東海率職是周公之任與史公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義合史公云周公爲三公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是召公爲太傅亦是三公周公則以東伯攝王位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一

受業 熊羅宿 晏鼎升 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二

善化皮錫瑞

多方第二十二　周書十三

多方 史記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孫星衍說此篇書序列在無逸君奭之後前尚有成王征將薄姑二佚篇史記周本紀召誥洛誥多士無佚及此多方俱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大傳則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則此是攝政三年事當在召誥洛誥諸篇之前故書序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柰古今文說書本不同史公問故孔安國又與書序編篇之次相合未可非也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此時不言誅奄君黨悖傳則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此賊臣流言在成王能治國之後是反政後譖周公與管蔡流言俱非一時事蓋即奄君疑即此時踐奄也蒙恬親見百篇之書說當不謬伏生亦見全書而大傳則夏侯歐陽所記或不必出自伏生耳錫瑞謹案史

公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多異蓋今文說而此文以成王踐奄在七年反政後則與馬鄭書序同是今古文並無異說若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別是一事不得傳會爲一謂此成王踐奄即是周公踐奄遂疑此篇當在召誥洛誥之前盡易今古文之次序而妄誣大傳不出自伏生也蒙恬傳所云周公奔楚其說甚異史記魯世家所載與恬說合蓋即本之於恬戰國時處士橫議所言多誣恬非經師說未必盡可據東漢古文家又造爲管蔡流言周公避居之說其說絕不見於西漢以前蓋亦比附蒙恬之說爲之因疑其言周公反政而復避譏爲不近事情乃移易其年月以爲在流言之時也以今文說斷之兩說皆不足憑孫氏傳會之文更不足信陳喬樅誤以大傳云攝政踐奄爲此時事而引大傳之文又引江聲說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其說悉舛謬無取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孫星衍說此五月史公以爲在七年反政之後大傳以爲攝政三年不能推其甲子也王來自奄據多士云昔朕來自奄此篇應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篇於此也錫瑞謹案史公之說是也大傳所云並非此時之事鄭君誤合兩事爲一故其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

而來歸不知周公踐奄王不親行多士周公曰昔朕來自奄明是周公追述三年踐奄之事此篇史臣序其事云王來自奄明是成王踐奄之事鄭君偶不照耳江王孫陳皆沿鄭誤故其解此經多不可通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攻趙氏引此文乃以為奄大國之證非以王來自奄為彼時之事也蓋奄凡三見伐武王誅紂伐奄是其一周公克殷踐奄是其一成王親政奄復叛而成王踐奄又是其一解者併為一談故多章引之失武王伐奄不但非此時事並非周公攝政時事臺卿通今文學何至謬解如此耶故知引經為奄大國證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王鳴盛說王肅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肅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偽傳謂再再征與王肅合偽傳疑即王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為之然再叛之事無據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稍似足據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即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

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孫星衍說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無據錫瑞謹案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上王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僞撰孔傳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肅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羲和間仲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卽晝於旌旗不在衣祖甲爲湯孫太甲在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古文學者當分別觀之據馬鄭以駁僞孔可也據馬鄭以駁伏生史公不可也近儒偏執鄭義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僞古文孔傳實王肅撰丁晏尙書餘論攻之最詳西莊云皇甫謐依仿古文肅注僞爲之說猶未塙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釋文曰迪馬本作攸云攸所也與僞孔本作迪不合未審今文異同陳喬樅以爲今文作攸其說無據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說文引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䆿許君引古文未審今文同否不敢據爲今文

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江聲說義民猶民儀謂賢者大誥民獻大傳作民儀是也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

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漢書古今人表曰桀干莘與之爲惡則行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人表干莘推侈在第八格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莘推哆明鬼篇云推哆大戲主別虎兕指畫殺人韓

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亾國之臣也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愼大篇云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簡選篇云殷湯逐禽移大犧說苑云桀用干莘案諸書所云卽夏多士虐民之事列女夏桀末喜傳曰桀旣棄禮義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亦其事也干莘羊辛當是一人推哆侯侈推哆大戲移大犧亦當是一人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非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兆同典引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主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于水則復始也案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同孫星衍云經旣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非也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帝乙卽祖乙湯六世孫說見酒誥

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中論法象篇曰豐其威儀忱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王鳴盛說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蒸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詩皇矣上帝耆之箋云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

周頌武篇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天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思文正義引大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孫星衍說此云五年當從文王七年數至武王十一年伐紂也鄭注云夏之言假鄭用大傳義是鄭本作夏也自八年數至十三年是匪五年鄭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也錫瑞謹案史記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一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三年今古文說不同而先後五年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十三年伐紂之說則首尾凡七年與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矣緯書多同今文禮說與我應所云五年當同史記今文之義鄭君兼用今古兩說與史託不同陳喬樅引之而不爲別白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詩譜序正義引鄭注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

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覗念者
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僞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案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據此則今文尚書亦以管蔡商奄爲四國詩破斧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今古文無異義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文曷作害○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段玉裁說按今本害作曷此衞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說文引周書曰畋尒田與詩齊風正義引多方田爾田不同陳喬樅說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尚書矣錫瑞案光武封禪刻石文曰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蓋用此經之義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今文再下無至于字三下無乃字。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斷汝命也段玉裁說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錫瑞案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與漢書合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寍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江聲說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孫星衍說監謂三監五祀五年也錫瑞謹案江孫二說皆非也據史記今文說多方在周公歸政後與馬鄭

古文書序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此時三監已滅不應追述前事且從三監監殷數起又不止五祀是五祀不當從監殷數起而監亦非三監之監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建侯衛即封康叔之事監當讀如王啟監之監指康叔中施父言之臣我監五祀當從建侯衛之年數起多方之作蓋在歸政一二年後距四年建侯衛適得五祀商奄之屬既叛而服服而再叛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當從既叛而服數之不當追數未叛以前之事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孫星衍說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者今文也胥者周禮天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繇役亦賦也今文言于維有繇賦之事小大多得中之政令也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言部諅忌也引周書曰上不諅于凶德未知今文同否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陳喬樅說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雒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雒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是殷民早已先集雒邑知遷殷在封衞之前而非在營雒之後也錫瑞案陳說非也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如此篇作於攝政三年成周未營何故先有雒邑經云自時雒邑明是已營成周之後史記與書序皆以多方列成王親政後無誥多方在攝政三年之說僞孔傳以爲奄再叛再征拔之史記書序塙不可易當是王肅襲用今文家言近人必欲執鄭誤解移易經文篇次而以奄再叛再征爲不可信故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氏治今文必以鄭君古文說汨之可謂大惑不解

尚亦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

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

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漢石經我則致天之下闕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二

受業熊羅宿
　　黃宗滁校

善化皮錫瑞

立政第二十三　周書十四

立政　史記魯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星衍說便猶辨也百姓百官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是說此經拜手稽首之義

用咸戒于王曰　周公就羣臣之位故與羣臣同進戒於王

王左右常伯常任　王鳴盛說據揚雄侍中箴光光常伯應劭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以常伯爲漢侍中又據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弘恭董賢爲戒則並常任亦

爲侍中之職錢大昕說據漢書谷永對策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
伯侍中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錫瑞謹案
谷永云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
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則左右肅艾雨稱左右與經云王左右相合
胡廣亦云克愼左右皆其明證攷漢人今文說王氏錢氏所引之
外如漢書王莽傳張諫爲陳崇艸奏曰霍光即席常任之重揚雄
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李善注曰常伯侍中也後漢
書李固傳固疏曰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
朱穆傳穆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
者假貂蟬之飾處常伯之任襄楷傳楷疏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
今乃反處常伯之位洪謀於中李賢注曰常伯侍中也尙書曰常
伯常任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陳
留太守胡公碑曰乃位常伯恪處左右陳太邳碑曰便可人疏常
伯常補三事漢官儀曰侍中周官幾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
可常尊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侍中比二千石注引蔡質漢儀曰侍
中常伯蔡質即蔡邕諸父當亦習令文者隋書經籍志漢官典職
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續漢志注所引蔡質漢儀郎隋志
之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也杜佑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
之篇所云常伯常任以爲左右即其任也又云直侍左右分掌乘
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據此則常伯常任正與贅衣虎弁同

列故進戒首及之或疑常伯常任明分二職何以皆爲侍中不知漢書百官表云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亾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攷侍中在漢時分爲左右曹或又爲散騎或又爲中常侍後又合爲散騎常侍安知周成王時不分大小二職師古注谷永傳執常伯之職云一曰常任使之人此其長也言常伯爲常任之長正足爲大小二職之證衞覬受禪碑曰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岳牧邦君以常伯常任別出於公侯卿士岳牧邦君之外亦必以爲侍中常侍之官也

準人○今文作辟人○漢石經常伯常任辟下闕孫星衍說辟亦法也辟人謂法官也錫瑞謹案王出入必有執法之官周禮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辟人與贅衣虎奔同列

綴衣○今文作贅衣○揚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稚琁北軍中侯箴皆作贅衣李善文選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來古贅綴通用公羊傳贅旒張衡傳引作綴旒顧命篇綴路鄭司農周禮注引作贅路是其證漢書王莽傳云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莽蓋用今文說仿古贅衣之官

虎賁○今文賁作奔○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

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虎賁郎為漢官儀曰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士孟賁改奔為賁錫瑞謹案據此則古當作虎奔今經典皆作賁者乃東漢以後人所改又案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在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亾之機不可不謹也是漢人以此為周公將沒之言而準不作辟綴不作贅者應仲遠兼通今古文或自用古文尚書字或後人以古文改之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今文嗚呼作於戲○石經於下文作於戲此亦當同書正義引王肅曰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誡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錫瑞謹案蔡邕太尉楊公碑曰庶尹知恤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乃用知恤鮮哉之義近人訓鮮為斯雖可通而非古義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錫瑞謹案論衡語增篇以多士上帝引逸為虞舜是今文家有以上帝為古帝之義此云上帝義亦當為虞舜九德即咎繇謨所云九德尊當讀為遵言有夏籲俊乃遵虞帝故事迪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今文宅作度準作辟○石經於下文維厥度心作度則宅皆當為度石經於上文準人作辟則準皆當為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今文謀上有亂字宅作度○漢石經亂

謀面用下闕江聲說丕讀曰不古者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命人不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詁為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始允當也訓順廣雅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為是訓為順也義讀如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人於位如此則三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錫瑞謹案江說是也而以亂為惑亂義為儀型則猶未當亂語詞與率通梓材厥亂為民論衡作厥率化民是其證亂謀面用不訓德謂率謀向用不順德也不順德謂不賢之人義民猶民儀謂賢者義讀為儀儀訓為賢非儀型於民之謂經意蓋謂向用不賢之人此乃三度無賢者矣立政一篇篇首文法與他篇過異而與此上文云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文法大同蓋夏臣本有此告君之詞周公法之以戒成王公所以法夏者夏與周同尙文見於春秋繁露白虎通諸書可據般人尙質或無此詞故公舉夏臣告君之詞不及般也於夏舉其告君

之詞於殷舉其用人之政亦詳畧互見之法此經自日度乃事以下皆引夏臣告君之詞夏臣蓋謂能度乃任事者度乃牧民者度乃執法者此維君之道矣若率謀向用不賢之人則乃度人此乃所度之任事者牧民者執法者皆無賢者矣蓋反復言之以盡意周公舉之爲後法也今文說雖不傳經義似當如此解者不知此三句有夏臣告君之詞故多不可通江說近之而其義有未盡者茲存鄙說以俟考覈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今文宅作度俊作會下文灼見三有俊心石經俊作會則此三有俊克即俊今文尚書當作三有會克即會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今文宅作度俊作會。○說見上文白虎通京師篇曰尚書曰在商邑謂殷也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今文嗚呼作於戲

受作紂。漢石經上闕于厥邑其在下闕錫瑞謹案今文尚書受作紂收誓毋佚諸篇可證陳喬樅本作受非也紂德言紂之德與上桀德義同馬注受所爲德也馬從古文作受亦不連受德二字爲義說文引作在受德忞乃古文若今文不作受亦不必作忞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今文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俊字作會與說文引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不同是古文作俊今文作會陳喬樅說度讀如圖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日度是也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今文準作辟賁作奔綴作贅。趙岐注孟子曰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綴作贅與揚雄班固崔瑗所引今文合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司徒司馬司空孫星衍說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紂時天子五官文武時爲諸侯降於天子故三官錫瑞謹案今尚書說天子三公曰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則古天子亦止有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

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今文盧作纑○史記錄牧誓文微纑彭濮人纑字從系此亦當同書正義引鄭注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臯南轘轅西降谷也今文與鄭義同異無可攷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今文惟作維厥上無克字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維 度心乃下闕錫瑞謹案據此則篇中宅字皆當作度石經於上文三有俊心作有會心此文俊字亦當作會會者會合之義今文作克會有德較古文作克俊有德於義爲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嗚呼。今文惟作維此作茲基作其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受茲丕丕其於戲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也此作茲基作其烏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莽作大誥云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石經此文作其即基字涫文竝非語詞江聲云今文基爲其其基之涫是也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今文準作辟勿作物惟作維。論衡明雩篇曰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過久旱政變無妄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說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以

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閒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從之以段玉裁說爲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侯康說按周禮司常雜帛爲物而說文勿部首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是勿即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答魏朝訪亦訓爲無劉熙釋名劉昭續漢志注同蓋二字非獨音近義亦本通矣但仲任釋此經與古文絕殊蓋以物爲災物考信公四年左傳必書雲物注雲物氣色災變也又史記留侯世家然言有物漢書東平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仲任以物爲災怪義同於此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徵言○今文嗚呼作於戲已作以受作前徵作徵○漢石經上闕旦以前人之徵言下闕孫星衍說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微與徵聲義相近數言亦美言也錫瑞謹案漢丹楊太守郭文碑云徵言絕矣漢人常用徵言美字當訓精徵之徵師古注漢書云精徵要妙之言是也與徵言訓美言不同義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今文惟作維準作辟宅作度由作猶。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所引尚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段王裁說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尚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案般庚相時憸民石經憸作散疑此憸字今文亦當作散然無塙據姑具其說俟攷釋文云憸本又作思思與散音近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今文訓下無于字在作哉。漢石經上闕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王鳴盛說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俟康說按厥世以下石經闕或與古文不同無嫌哉字句絕然考經典中哉多通載詩文王陳錫哉周昭十年左傳作陳錫載周孟子朕載自亳僞古文伊訓作朕哉自亳禮記中庸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釋文載之載

竝音災本或作𢦏然則破𢦏爲載可仍於厭世句絕矣又考州輔碑我貴不濡我貴卽在貴也與𢦏字形尤近疑因此致訛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惟作維。說文引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葢古文作邦今文作國偁孔用今文本也說文又引周書勿以譣人葢亦古文。一作用勱相我國家。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以勛相我國家勱字說文云勉力也勛亦訓勉曹丕引書勱作勛當是三家尚書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今文惟作維方作旁。錫瑞謹案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師古曰旁行四出而行之是今文尚書作旁之明證張衡東巡誥曰旁行海表正合用此經上下二句文晉書地理志曰昔黃帝旁行天下亦本漢志之文皆與今文相合此江孫段陳所未及引者江云方當爲旁但未引見他書無所依據故不敢於經文直改作旁猶考之未詳耳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今文覲作勤

耿作鮮烈作訓○漢石經上闕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陳喬樅說尚書大傳維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此二語疑卽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尚書本如是也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維誥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旐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瓠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矦康說覲作勤者周禮大宗伯注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是覲有勤義也蔡中郎筆賦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國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代兮建皇極而敘彝倫是覲有勤音也耿作鮮者耿字訓明見廣雅釋詁鮮亦訓明見周易說卦傳爲蕃鮮疏是耿鮮義同也錫瑞謹案今文作勤當與下句揚字同義爾雅勤與庸皆訓勞是勤與庸義近庸從庚有賡續之義凡勤勞者必賡續用力而不絕也勤與庸同訓當亦有賡續之義爾雅云賡揚續也是用揚字訓續此經勤字亦當訓續上言勤下言揚皆謂賡續前人之功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維○案風俗通以此篇爲周公將沒之言故於繼自今後王反復申之以垂戒也史記魯世家於作立政後卽云周公在豐病將沒則立政爲公臨沒之言應

仲達說可信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左氏成公十一年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又隱公十一年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後漢書云律謝臯蘇注以蘇爲忿生是蘇公長於刑法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三

受業 衞羅宿 文永舉 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四

善化皮錫瑞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十五

顧命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今文作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漢書律厤志引劉歆三統厤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孫星衍說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霸爲十五日亦不可信錫瑞謹案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是以月明生爲生霸則明盡爲死霸晦日爲死霸故朔日爲既死霸二日爲旁死霸死盡則復生故三日爲哉生霸禮記說文緯書推

度災拔神契之說告同詳見康誥篇首是今古文家舊異說惟劉歆以爲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與古義大異與經義亦不相符經云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則甲子與哉生霸之日必非一日若甲子即是哉生霸之日則於是日得疾即於是日作顧命無此急遽之事若謂成王以暴疾猝崩又何云病日臻既彌留乎然則劉歆所引經雖爲今文尙書而其自爲之說殆不可據以爲成王三十年亦與鄭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說年爲年端之說不合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又注金滕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鄭所推多居東三年故謂武王崩成王十歲周公居攝成王十五今文家說雖不可攷然據大傳云居攝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周公居攝時年當十四五與鄭說不相遠其後或當如鄭所推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亦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說與鄭同疑今文說本如是也若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與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始終皆差二年故以成王即位爲三十年亦較鄭注二十

八年差二年則劉說爲古文異說與今文不同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八年王始朞親王事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以成王崩年止十六其說尤不可通如其說則康王當在襁褓中豈能冕服見諸侯作誥哉乃世紀又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何其自相矛盾

甲子王乃洮頮水。今文頮作沬。漢志引作沬說文水部云沬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湏云古文沬从頁段玉裁說說文小篆作沬古文作頮頮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今說文作湏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案據此則古文作頮今文作沬

相被冕服憑玉几。今文憑作馮。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孫星衍說先鄭以相爲太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案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故孫氏以爲先鄭說異或今文說也又案說文几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蓋古文作凭先鄭用今文尚書作馮淮南王安上書曰負黼扆馮玉几亦用今文作馮字中論法象篇云顯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亾

之侯猶不忘敬況於游宴乎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　漢石經乃闕召大保下闕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有芮伯與師伯同列師古曰周司徒也第六等又有芮伯師古曰當武王時作旅巢命案據此則成王所召芮伯與作旅巢命之芮伯是二人非一人師古知爲周司徒者以周禮六卿之序推之召公繼周公爲冢宰芮伯當爲司徒

彤伯　○今文作師伯○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伯師古曰周宗伯也尙書作彤伯師古知爲周宗伯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

畢公衞侯　錫瑞謹案衞侯今文尙書當作衞伯史記衞康叔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疌伯卒子靖伯立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據此則頃侯以前衞皆稱伯不當稱侯大傳孟侯指成王不指康叔史公蓋同伏生說也稱侯乃古文家說漢書地理志謂周封康叔號曰孟侯蓋班氏用大夏侯說與古文說同而與大傳史記皆不合此云衞侯依大傳史記當作衞伯姑具其說以俟識者攷焉

毛公　古今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鄭注曰文王子又有毛公師古曰周司空也案據此則毛公與文王子毛叔鄭亦非一人師古

知爲周司空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孫星衍說大傅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巢下以爲稱鄭注君奭序答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錫瑞謹案三公兼六卿自是周制若周公未制禮以前祇有三公並無六卿曲禮以太宰與宗祝史卜士並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大夫皆今文家說曲禮列六太於五官之前以其爲司天之官故耳其實太宰秩卑必非同周之冢宰也若宗伯司寇其名亦不見於周以前尚書云秩宗卽宗伯之職士卽司寇之職在周以前此二官與太宰皆當爲三公之屬官不得與三公並列故牧誓立政與古大誓皆祇有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今文家說信而有徵若此經所列六人則是周公制禮以後周有六卿之明證召公與畢公毛公爲三公卽在六卿之中鄭君云一公兼二卿惟可以解此經與大傳所云天子祇有三公其義判然不合且如鄭說畢公入爲司馬則召公當爲司徒毛公當爲司空畢毛爲司馬司空或當如鄭君說若召公爲司徒則當時冢宰何人周公旣薨豈復有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以司徒兼冢宰當時六卿何以實有六人是知今尚書說天子三公乃周以前之制古周禮說天子六卿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鄭

合今古文說傳會爲一其注大傳實與大
傳之義不符孫氏引之不加別白非也

師氏虎臣○今文虎作龍○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氏師古曰周大夫也又有龍臣師古曰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段玉裁說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而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僞孔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曰是日疾遂大漸議郎胡公夫人哀讚曰疾大漸以危亟兮胡公夫人靈表曰疾大漸兮速流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今文一作彌流○蘇順漢和帝誄曰彌留不豫蔡邕濟北相崔君夫人誄曰寢疾彌留孔彪碑云而疾彌流是今文一作彌流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錫瑞謹案洪範五行傳曰明王踐阼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兒寬傳寬奉觴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爲重光謂日

有重日也孝經說曰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秋元命包曰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桓譚新論曰二年甲子日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荀悅漢紀後序曰至于有周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云重爾釋文引馬注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日重光據此諸說則今文家以重光為日或兼月與星言謂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見寬傳今文故同五行傳義馬洽古文亦用今文義不異也而後漢和帝紀承元二年詔曰豈非祖宗迺哲重光之鴻烈賦班固典引曰然後宜二祖之重光蔡邕胡公碑曰人倫輔睢日月重光陳留索昏庫上里祀碑曰爰我虔宗乃世重光張表碑銘曰令德攸今宜重光祀睦後碑曰頒二郡雁重光鏤會檄蜀文曰奕世重光魏受禪碑宣重光以熙下部鄂子禮魏受命述曰聖嗣承甄爰宜重光諸說則以重光為重熙累洽郎大傳云光華復旦之意若孟堅以漢之二祖比文武子禮以曹操比文王曹丕比武王其義尤明是令文家亦不盡以重光為文武時有疊璧連珠之瑞蓋三家令文不同也又案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宴元圃詩作昔先君注鍾士季檄蜀文作昔我君今本作昔君文義未完疑脫一字然李善注亦參差不一未敢意增

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今文達作通集作就漢石經上[illegible]通殷就大命在下[illegible]段玉裁說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禹貢達于河達于泲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

在後之侗。

今文作在后之詞。釋孔本作在後之侗釋文云侗本作詞云共也說文言部詞共也引周書在后之詞段玉裁說侗作詞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詞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無夏字玉海執文志考引在夏后之詞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后之詞用小徐本無夏字錫瑞謹案段說是也大徐說文衍一夏字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曲爲之說皆不可通陳喬樅以有夏字爲今文亦無據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今文弗作不。費鳳碑曰不悟奄忽又曰終則不悟是今文尚書作不悟以例推之弗興亦當作不興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

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孫星衍說冒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冒于貨賄注冒亦貪也貢者廣雅釋言云獻也幾與機通淮南主術訓云治亂之機高誘注云機理也言汝眾國無以釗為貪而進奉以非法之財賄史記云務在節儉毋多欲此篇惟冒貢非幾為多欲之義釋文冒一音墨是古說亦有以為貪冐之義者知史公即解此文蓋孔安國古文說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而以為孔安國古文說則未必然史記引經皆今文說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餘篇非古文說可知孫以為史記皆從古文殊失考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今文既作即綴作贅○漢石經上殘非幾茲即下闕段玉裁說既作即此今文尚書也案立政篇綴衣揚雄班固崔瑗趙岐引皆作贅則依今文此綴衣亦當作贅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今文翼作翌王上有成字○漢書律厤志云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白虎通崩薨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壞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曰崩崩之為言隕也釋名釋喪制曰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硼聲也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立政曰

成段玉裁說馬書謂成爲死謚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案段說是也酒誥成王三家說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其義最塙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今文仲作中毛作髦。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今文賁作奔逆作迎。虎賁當作奔見立政白虎通爵篇曰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錫瑞謹案今文逆爲迎上云元子釗元子太子也又云爾無以釗不云子釗此云迎子釗則子非康王名時成王新崩故稱子與春秋未殯稱子某之義同孫星衍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是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今文翼作翌宅作度。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文作翌段玉裁說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明室即明堂也明堂即路寢也班固典引曰正位度宗李賢注云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星衍說此本蔡邕典引注李賢襲之今文宅爲度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今文扆作衣綴作贅○漢石經上闕黼衣下闕馮登府說案扆通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扆依亦作衣學記不學博依注或爲衣衣即依省也李富孫說說文衣依也釋名訓同依與扆通故石經從省作衣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今文嚮作鄉敷作布篾作蔑○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說文苜部云蔑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蔑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案史記用今文敷多作布說文所引當是今文下文亦當以例改爲布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
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綴衣者孰引鄭顧命注曰赤刀者武
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大也
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
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
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
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允也兌也和也垂也
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案仲師引陳寶與說文異大玉夷玉天球
與蔡沈異蓋亦三家之不同○今文陳宲赤刀○說文宀部
宲藏也𤔌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案史記用今文寶皆作葆葆
與宲相近說文所引疑亦今文非必壁中故書正義引鄭注云陳
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先鄭所引皆作寶或反之爲古文與○一
作天球河圖在東杼○王儉褚淵碑文曰發東野之秘寶李善注
云雒書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
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古
序字也段玉裁說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庸也
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是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

用今文○一作顓項河圖雒書在東序○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項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亡辟讖緯雒書皆存亾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陳喬樅說蔡所引尚書當是尚書說古帝王受河圖者非獨顓項前有伏羲受河圖見漢書五行志後有堯受河圖元龜負書止壇舜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尚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圖見博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尚書之說所引文句或更有脫佚不得以爲卽今文尚書也觀鄭司農天府注引顧命陳寶云云與馬鄭本同則知今文尚書經無顓項雒書等字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上言東序下言圖書是班氏以東序兼有圖書塙然可據顓項河圖雒書蓋見緯候今緯書亾佚不可攷蔡書石經據小夏侯尚書其注典引當亦用小夏侯本三家今文各異故蔡注所引與雒書天准聽鄭司農注不同陳氏知有三家之分而於此獨不信蔡說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尚書中候握河紀堯乃沈璧於河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止霽吐甲圖而覺甲似龜背袤廣九尺平上五色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籙紀興亾之數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此河圖在東序之明證

胤之舞衣大貝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貝如車渠陳于紂之庭即此大貝

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今文輅作路綴作贅。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陳喬樅說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尙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車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躐鈐不陳金路謚黔木路革路者主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贅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即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即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與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

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尚書家說以贊路次路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今文雀作爵。白虎通紼冕篇曰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作言爵弁作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釋名釋衣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錫瑞謹案此皆今文家說而釋名所云與獨斷云漆布爲殼異者蓋爵弁有布韋二種凡兵事韋弁服此執兵者宜韋也又案今文作爵弁詩正義引鄭本亦作爵僞孔作雀非是金榜說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廟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牆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以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今文綦作騏。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馬本作騏云青

黑色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詩正義引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注蓋鄭注鄭本作騏與馬本合案爵爲赤黑則騏當爲青黑馬鄭本是王說非也

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說文戈部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又金部曰鈗侍臣所執兵周書曰冕執鈗讀若允段玉裁謂當依尚書作鋭鋭譌爲鈗

王麻冕

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錫瑞謹案白虎通未分別吉凶之異則以麻冕仍同吉服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云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

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其說與孔傳異與白虎通說亦不同疑亦三家尚書之異說也又案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是三家尚書有二說歐陽說前後皆有旒大小夏侯說有前無後明王應電近儒江永金鶚張惠言皆謂當從夏侯說以爲玉藻云前後邃延者乃指其延非指其旒不如漢志云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垂邃聲相近劉昭注訓邃爲垂是卽玉藻之邃延矣獨斷云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有二旒釋名云冕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亦直以邃爲垂是卽訓邃爲深邃亦宜指旒而言不宜指延而言蓋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一寸古者一尺今尺僅六寸強古尺尺六寸今尺僅九寸強以覆於首前後所餘纔二寸強耳不得謂之深邃惟前後十二旒垂於延端旒長各尺二寸俛仰逶迤如水之流望之乃邃然而深耳且前後有旒其勢乃平若無後旒延旣前俛後仰俛者其勢易傾更偏綴以一百四十四玉之重拜跪之閒一俛首而前跌矣是當從歐陽說爲長獨斷釋名皆從歐陽白虎通無明文恐亦不當如夏侯說

黼裳由賓階隮白虎通爵篇曰太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之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錫瑞謹案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往死數也死數往日訓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死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然則天子必以來日數矣計成王以乙丑崩自丙寅至壬申為大斂之期故書疏引鄭注以癸酉為大斂之明日王麻冕以下皆承癸酉之文是稱王在大斂後也若即位後當升阼階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此經下曰由賓階隮是猶未忍當王禮故知在大斂後也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以稱王為史臣詞與白虎通說稍異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今文同作銅○白虎通爵篇曰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為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三國志虞翻傳

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歟喬樅說訓同爲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注以同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尚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此王所受同許鄭均解爲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梓爲質飾以金玉此鬯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之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瑁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下言之即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家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尚書之說也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
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尚書者今
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之副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
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
未可據以解此經之銅瑁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錫瑞謹案陳
說未塙尙書大傳日湯伐桀而歸于亳三干諸侯大會湯取天予
之璽置之於天子之生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此今文家說以
爲三代以前已以璽爲傳重之器之明證也大傳又曰古者圭必
有冒言不敢尊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白虎通瑞贄篇曰
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義取覆天下故爲大同也白
虎通以瑁爲天下大同與馬注大同天下之說正合疑馬注云大
同天下者亦卽以瑁言之蓋馬本作同與白虎通作銅不合而以
同爲大同天下卽白虎通之以瑁爲大同天下馬以同瑁爲一物
卽虞氏之所本特虞以爲經文當作上宗奉月瑁言月珪者瑁以
月訓瑁與馬小異而以爲一物則同故虞以爲馬猶愈鄭虞以鄭
訓酒杯爲誤則酒杯之訓當創於鄭鄭以前無訓酒杯者可知若
如陳說訓銅爲酒器亦本今文尙書虞氏非不見今文者何獨以
訓酒杯爲鄭誤予惟說文云同爵名也與鄭義合然說文多據古
文而非今文虞氏未嘗引說文當時或未見其書也漢時今文尙

書與古文多違異白虎通於太保受同以下無明文不知其說云何或其本文與古文異未可偏執古文以訴今文馬鄭治尚書初無一定之說或馬從今鄭從古或馬從古鄭從今又或自立新說其說多可考見陳氏治今文必欲引鄭爲助遂概謂馬從古文鄭從今文大都傅會無據此經分別今古文尤不塙故具辨之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今文憑作凴。孫星衍說后者說文云繼體君也謂康王也此太史傳述成王之命命康王凴玉几以蹔道揚緒餘之命即白虎通爵篇云即繼體之位也

道揚末命漢書敘傳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遂顯揚也蘇順和帝誄曰爾留不孫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今文君在臨上。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君在臨上文義爲順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君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何琦議曰君臨率土其所據本亦作君臨

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今文答作對。白虎通引作對見上古文尚書答字今文皆作對上句答揚依今文當作對揚

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今文同作銅。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同瑁白虎通引作銅見上

王三宿三祭三咤。今文咤作度。僞孔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段玉裁說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詫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詫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錫瑞謹案古文尚書訓居者字皆作宅今文尚書訓居者字皆作度史記漢書及兩漢人引經之例皆然此文既有居義古文作宅則今文必作度可知古無四聲虛實之分量度之度與度量之度不妨同音釋文曰又音妬正今文作度之語今據釋文與段玉裁說定作度若說文作詫自是壁中古文詫咤皆詫之誤陳喬樅謂說文據今文尚書作詫非也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今文同作銅答作對宅作度○僞孔本作宅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段玉裁說按徐音則宅同度古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韻十一暮曰度或作尾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錫瑞謹案據段說足爲上文三詫詫字與此宅字今文皆當作度之證上文釋文曰又音妬與此文徐殆故反相近則音妬疑亦徐音徐仙民多古音猶及見今文遺說也陳喬樅不改經文作度失之同作銅答作對當以例改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今文同作銅答作對○錫瑞謹案史記云成王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據此則今文說以此諸侯卽成王所命之諸侯廟門卽先王廟門解者以諸侯爲來奔喪見新君者又以廟爲殯宮皆非是金榜說不誤見前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四

受業文承譽　晏淵升　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五

善化皮錫瑞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十六

康王之誥伏生今文尚書當從王若曰分篇與馬鄭本同與僞孔本異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僞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釋文於王若曰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錫瑞謹案史記云作康誥與上文云作顧命分別其辭蓋以顧命康誥各爲一篇與馬鄭書序同未嘗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史公本受伏生尚書雖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載多今文說其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不同者乃今文家所傳之本而此引書序以作康誥別爲一篇則史公所受伏生尚書亦必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矣蓋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大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大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

入大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僞孔序詞不[illegible]曰因以三家之本爲伏生之本耳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猶可攷見伏生之舊史公用今文說以爲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則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與馬鄭同蓋以季長以大誓爲僞故用伏生史公舊說不用歐陽夏侯之本仍以康王之誥別於顧命而不數大誓也又案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漢書論衡諸書甚詳史記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埶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據此諸書是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爲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也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分顧命康誥爲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大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數之其後僞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之大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僞孔叢子及臣肸漢書劉歆傳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僞孔古文疏分顧命康王之

誥爲二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屬之康王之誥欲示異於馬鄭而與史公之說亦不合則其非伏生尙書之舊斷斷然也魏晉間僞古文已出見其不數大誓又見三家今文已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乃以合爲一篇者爲伏生今文而斷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爲康王之誥者爲眞古文不知史公所傳於伏生者初非合爲一篇馬鄭古文與史公合者亦非斷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也若近儒皆知二十八篇之說爲不然矣然猶未知二十九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乃以後出之大誓當之不知大誓之文體近緯書與二十九篇文體不類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曰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俯取出涘以祭藝文類聚引尙書中侯說赤烏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大傳史記董仲舒所引蓋出自逸周書及緯侯之書後出之大誓亦取逸周書緯侯爲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所載之文雖與大誓文同而其所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大誓也又或以爲二十九篇不數大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而攷漢書儒林傳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今文書序亦當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塙也惟據史公所引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而不數大誓與書序則其辭直而二十九篇之數亦定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論衡氣壽篇曰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曰邵公百八十風俗通曰燕召公奭與周同姓壽百九十餘乃卒案召公之年二說略異史記燕世家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此時尚爲西伯而東伯則周公薨後以畢公代之也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今文作黼黻衣黃朱紼○白虎通紼冕篇曰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曰朱紼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微云絢黼紼黼紱紘紓綃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布乘黃朱之異文也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黼此正用今文尚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亦作韍黻膝也假借作紼芾茀黻朱黻與詩斯干易困非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韍爲說文故謂之黻誤矣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錫瑞謹案布黼聲近乘市

形近因市轉韍卽轉韍成黻祭衣稱韍故黼黻之衣用朱紼也天子諸侯同用朱韍但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不同黃朱亦於朱則稱赤故斯干采芑並云赤芾易乾鑿度曰困六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又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者賜大夫之紱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紱其位在二故以大人言之據此則天子與其臣皆純朱諸侯與其臣皆黃朱爲異也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說文引周書曰稱奉玠圭陳喬樅以爲今文無據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說苑政理篇曰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錫瑞謹案自此以上今文皆當爲顧命文稽漢書禮儀志曰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據此則今文說以越七日癸酉以下皆此一日之事即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得如顧炎武說以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爲異時事也說文引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未知今文同否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今文男作任。

今文男作任詩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遺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陳喬樅說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文二作貳。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

臣保乂帝家今文尚書二當作貳東鼎銘亦曰保乂帝家夏勤策文曰保乂皇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罔作無。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出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居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術或傳或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段玉裁說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無反字蓋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白虎通下句明云釋冕藏銅反喪服是今文亦有反字經不言藏銅而白虎通云藏銅者蓋今文說銅為副璽既未稱王統事則受璽當仍藏之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先謂宗廟以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亦與此經義合通典載王肅王侯在喪襲爵議曰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

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王肅通今文尚書此引尚書策命不作冊與今文合疑亦今文說也書正義引鄭注曰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避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其說亦與白虎通合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五

受業熊羅宿晏駉升校

善化皮錫瑞

呂刑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呂刑。今文呂作甫。馬鄭古文書序列費誓後今文不可攷大傳曰甫刑可以觀誡禮記孝經皆引甫刑漢人引經亦多作甫惟畢子書引呂刑爲異蓋今古文在列國時已有異本矣正義曰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錫瑞謹案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毛傳云於周則有甫有申是甫之爲國舊矣甫其國也呂其氏也今文作甫於義爲長史記匈奴傳曰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鹽鐵論詔聖篇御史曰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

惟呂命王。今文呂作甫。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鄭元曰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論衡非韓篇

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家當以惟甫命王爲句甫命王者甫侯言於王諫王任刑也鄭引書說出書緯刑德故文鄭云甫侯爲相又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者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相卽在三公之中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甫侯於六卿當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司寇掌刑典故得諫王任刑也

享國百年

○今文享作饗○石經毋劮與史記載毋佚文饗國字皆作饗此亦當同○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段玉裁說此用今文尚書毋佚甫刑也以連老子邵公言之故曰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任說異矣錫瑞謹案史記周本紀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是史公已以百年爲壽數非始後儒皇甫諡帝王世紀曰穆王修德教會諸侯於塗山命呂侯爲相或謂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己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於是乃命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歲崩于祇宮亦同史記之文

然據毋佚篇言殷三宗周文王饗國年數皆數即位以後不兼數未即位以前此云饗國百年與毋佚高宗饗國百年之文正同則其義亦當不異王仲任之說似可信仲任非不見史記者而說與之異必別有據史公與仲任皆用歐陽尚書不知何以不同豈史記此文與毋佚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文皆古文說歟抑後人改之歟

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揚雄廷尉箴曰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訓與順通謂順天道以制刑也又法言曰周穆王少不好學至於耄長據此則今文亦作耄荒○今文一作眊荒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又匈奴傳曰周道衰而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說本史記而甫作呂與刑法志不符古今人表亦作呂侯疑皆後人改之古耄眊通用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皆以眊爲耄是其證孫星衍說大傳度作鮮度釋詁云鮮善也漢志度時作刑詩傳云時善也則今文鮮度度時俱言度善也或以度爲相度時宜非也史記以命王爲言於王則享國二語是告王之詞呂侯告王言王享國日久老而治事當度善作刑以詰四方也錫瑞謹案大傳無鮮度作刑之文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粊誓史記作肸大傳作鮮句度作刑

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王伯厚訓大事作鮮者乃鮮誓之鮮惠氏輯本大傳誤連鮮度爲文孫氏沿其誤非是漢志云度時正相度時宜之謂孫氏傳會鮮時云皆訓善失之孫又云詰作誥今文尙書也蓋卽以困學紀聞引書作誥與周禮鄭注不同故斷爲今文然尙書不見有作誥之本紀聞恐傳寫之誤未可爲據且紀聞本不速大誓作鮮爲句尤不得謂之今文也又案史記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漢志以爲穆王命甫侯作刑者蓋甫侯誎王任刑王乃命甫侯修刑辟史淡二說可互相備非有違異後漢紀崔寶論世事日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以正天下之失是度時作刑之證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今文鴟作消○後漢書殤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潛夫論述赦篇曰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乃益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毋故得一

敘孫星衍說今文鴟義爲消義廣雅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姦軌或爲消義善而干軌法也錫瑞案書正義引鄭注曰鴟義盜賊狀如鴟梟未免望文生義陳喬樅傳會其說疑消義乃梟義之譌非是

奪攘矯虔。今文奪作敓矯作撟。大傳曰降畔寇賊劫略敓攘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元狩六年詔曰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敓攘撟虔韋昭曰凡稱詐曰撟強取曰虔據孟康所引則奪當作敓矯當作撟大傳作矯疑後人改之也方言曰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今文弗作匪靈作命禮記緇衣引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鄭注云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

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
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殷王裁說據禮記
鄭注民有惡德卽泯泯棼棼是以覆詛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卽罔有
聲胥之云也墨子尚同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
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
用刑者以爲五殺按還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云甫刑則
今文尚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
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歧謨也
錫瑞謹案揚雄延尉箴曰昔在蚩尤殺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
寍子雲蓋用今文家說以爲作淫之刑卽是蚩尤夏氏不寍
蓋謂夏后氏以苗民作淫刑爲之不寍乃制贖刑易之書序云訓
夏贖刑謂穆王順夏后賊刑之義以制罰也論衡以苗民之刑爲
蚩尤之刑民與胥漸爲蚩尤之民亦與子雲義同蓋今文說以蚩
尤苗民爲一非如鄭義以爲苗民效蚩尤然則緇衣所云苗民匪
用命卽史記云蚩尤不用帝命也古者謂天爲帝趙歧注孟子引
帝清問下民以帝爲天史公云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今文作
昵用命其義亦當如是不必傳合古文靈字以命爲令之識如段
氏說也鄭以命爲政令亦古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尊讀折爲制
晉論是今文此今文作制古文作折之證故緇衣引甫刑作制舉
子引呂刑作折也鄭解苗民爲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蓋

子繫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先後鄭注周禮皆有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然則民乃上古之君名非謂無仁道也如鄭君言則詩言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豈亦惡之而謂之民乎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今文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虞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劓刵劅黥云臏宮劓割頭庶剠王引之說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引訓釋甫刑之訓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卧割宮在其中刑者也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獄都本猶有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

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亦
即依甫刑臏宮割劓之文爲先後之次是臏字當在宮割之上劓
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
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王氏尚書後案曰臏宮劓割頭庶剠者
臏即荆割頭即大辟庶剠即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
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割其面以
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
之義尤爲穿鑿今考御覽刑法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
笮人額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笮
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
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illegible]斀字也頭庶剠即涿鹿黥頭
涿古同聲庶即鹿之誤耳錫瑞謹案王說甚塙夏侯等書之臏宮
割劓頭庶剠即說文之刖劓斀黥也臏即刖宮割即斀頭庶剠即
黥劓今古文同合上文殺戮無辜凡五刑若以割頭爲大辟則上
文殺戮已言之亟被無義矣王鳴盛說失之疾康陳喬樅皆沿其
失非
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大傳曰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王引之說漸詐也言小民

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引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埶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爲證案王說甚塙然則民興胥漸卽民起相詐耳

泯泯棼棼。今文作湎湎紛紛。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湎湎紛紛論衡寒溫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亾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亾秦之民赤衣比肩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今文戮作僇方作旁于上作于天帝。論衡變動篇曰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錫瑞謹案仲任引書無虐威二字疑今文尙書本無之或後人據下文報虐以威增之也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僞孔本作皇帝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錫瑞謹案據此則古文尙書有皇帝君帝二本之不同若今文尙書帝字上當無皇字君字趙岐孟子注引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則此經今文家疑亦當訓爲天直作帝字也論衡三引蚩尤皆謂苗民卽是蚩尤則下文

過絕苗民今文家必謂天天絕蚩尤此云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今文家必謂天哀庶僇不辜天哀不辜故過絕蚩尤卽史記五帝本紀所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禽殺蚩尤殷本紀所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之事也僞孔傳以帝爲堯失之鄭君以帝爲顓頊亦與今文說異

報虐以威　漢書敘傳述酷吏曰報虐目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今文一作報虐用威○論衡譴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戮宥告無辜于天帝言之錫瑞謹案段說是矣而未盡也以與用同義故今文亦作用仲任以報虐用威爲用惡報惡則今文家說以此文承上文庶僇不辜言之用惡報惡卽淫刑之事非謂帝報淫刑之虐以誅絕之威也孟堅敘傳意亦嘗然報虐以威指酷吏之虐威殃亦凶終乃言其後受殃之事師古所注蓋非班氏之旨用惡報惡乃苗民之事仲任以爲周繆王任刑者論衡非韓篇云繆王任蚩尤之刑今文說以爲苗民卽蚩尤故以爲苗民之刑卽周繆王所任之刑也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揚雄梁州牧箴曰帝有桀紂湎沈顛僻逷絕苗民滅夏殷績錫瑞謹案子雲此文蓋借用苗民爲梁州之苗借用古時之遏絕苗民以言桀紂時之梁州聲教中絕非今文本義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潛夫論志姓氏篇全引楚語之文張衡應閒曰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中論厤數篇亦云顓頊命重黎皆與鄭注義同惟春秋緯文耀鈎曰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以重黎爲高辛時人其說不同疑亦三家之異說也韋昭國語注曰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並言顓頊高辛蓋兼用二家之說法言重黎篇曰羲近重和近黎亦謂重黎非即羲和與鄭義合也觀射父又言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與上文以覆詛盟罔有馨香德之意相合是觀射父以苗民即九黎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上效蚩尤重刑蓋本於觀射父國語爲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以爲苗民即蚩尤之義不同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墨子尚賢中引羣后之肆在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

德威維威之上逮在下作肆在下棐常作不常無蓋作不蓋江聲據以移易經文云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假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郎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錫瑞謹案墨子引呂刑不云甫刑蓋古文故作皇帝與趙注孟子不合哲民維刑與大傳不合惟德威維威與表記引甫刑合耳德威維威蓋今古文同鄭本亦古文不知今文同否未敢據墨子為今文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今文帝上無皇字○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謂帝為天云天不能問民孫星衍說皇帝今文以為堯魏志鍾繇傳繇上疏引此經說之云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鄭說與鍾繇說同者今文義也趙謂帝為天云天不能問民此今文夏侯歐陽異說也于苗罪于作有苗古文也錫瑞謹案孫說非也鄭說與王仲任趙臺卿皆不同引經帝上有皇字與墨子引呂刑合是古文非今文蓋今文無皇字其說以帝為天古文有皇字其說以皇帝為堯趙注所引乃今文說也孫以鄭為今文趙為今文異說失之鍾在鄭後所用郎鄭義尤不足取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今文作德威惟威○禮記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注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錫瑞謹案德威惟威上下皆作威蓋今古文同表記引以爲虞帝所能者下云三后乃虞帝時人故以爲虞帝事然古人引經多斷章取義不盡與本旨合依今文義則乃命重黎乃命三后皆當爲天帝命之知然者趙敢用今文義於帝清問下民訓帝爲天也鄭注亦古文義今文恐未必然或今文說以遏絕苗民爲德威惟威清問下民爲德明惟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今文典下有禮字惟作以○大傳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緐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緐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陳喬樅說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尙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悊民惟刑當爲夏侯尙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皋陶謨以天命有典與天命有禮並舉此有禮字於誼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數錫瑞謹案陳說是也或云大傳本作降禮後人以尙書典字旁注誤入正文如大誥民獻儀之比

恐非是世本曰伯夷作五刑是伯夷有作刑之事伯夷典禮而兼作刑所謂出於禮者入於刑也又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以伯夷爲老臣則伯夷作五刑或在臬陶之先甫刑所以言伯夷不及臬陶賦○一作伯夷降典惹民惟刑○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惹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與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惹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段玉裁說按惹當作折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惹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潛夫論氏族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四八目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曾讀折爲制也陳喬樅說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言制禮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降典禮故師古注亦以伯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爲解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今文名作命○潛夫論五德志篇曰主平水土命山川是今文尚書名一作命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後漢書楊賜傳賜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臬陶不與焉蓋客之也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亦引楊賜之言楊氏世習歐陽尚書蓋歐陽說也淮南子人間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敎以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其言三后有契無伯夷亦無皋陶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今文士作爰中作衷○後漢書梁統傳統對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僞孔本爰作士釋爲皋陶此未知是僞孔之改之亦未知焉鄭古文本如是否而以今文之義斷之此篇始終不及皋陶

以教祗德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白虎通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尚書曰以教

祇德陳壽祺說周人之教以文當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尚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傳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今文中作衷。梁統引今文爰制百姓于刑之衷此亦當同作衷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今文罔上有而字身作躬。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云敬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王引之說擇讀爲斁洪範彝倫攸斁鄭注訓斁爲敗說文殬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殬殬斁擇古音竝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太元元視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厲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迷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迷邪哆而稍正也然則邪哆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

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竝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錫瑞謹案王說是也予雲伯喈皆今文家說伯喈引作躬與表記合鄭注以擇言爲可擇之言失之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元命苞曰年者天之命也又曰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者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也論衡骨相篇曰命謂初所稟得而生者也命義篇曰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正命謂本稟己自得吉也性善習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今文迪上有不字。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行之道錫瑞案緇衣引甫刑播刑之不迪爲政不行教不成之證則今文尚書當有不字非衍文也今文尚書當以非時伯夷斷句播刑之不迪連下句其今爾何懲爲義謂今爾當何所監視非是伯夷乎若播刑之不迪其今爾將何以懲惡也鄭據古文無不字故以爲衍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今文中作衷。五刑之衷據梁統引今文亦當作衷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錫瑞謹案今文說以帝哀矜庶僇之不辜帝爲天帝遏絕苗民爲天遏絕苗民據此經文足見今文說極精塙可爲切證崔寔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書正義引鄭注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唐石經亦作日案作日是也說見下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今文于民作乎人俾作假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李賢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

乎人必假於君也江聲說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揚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雖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耳下文即承之以爾尙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詛然矣錫瑞謹案楊賜意以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天齊乎人即天與人符之謂假我一日自未形顏色五星推移陰陽變易之義上文日勤字釋文作日言爾無不用安日勤訓日一日當勤如大學日日新之意日不可敬天不可褻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即日勤之義

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文○今文逆作迎○今文逆爲迎見前禹貢顧命等篇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又外戚傳報許皇后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國志陳羣傳羣對曰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書緯刑德放亦引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尙書有此八字與古文不異宣帝詔蓋以祇事不怠訓勿休也江聲於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刑爲衍文非是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寍惟永禮記緇衣篇孝經天子篇說苑君道篇引甫刑漢書賈誼傳荀子君子篇引書曰皆作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左傳襄十三年云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寍惟永蓋今古文同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愼法獄之謂也。今文一作萬民賴之。大戴禮保傅篇淮南主術訓引書曰後漢書安帝紀延光元年策曰皆作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張衡東巡誥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蓋三家異文左氏傳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曰吁來有國有土。今文邦作國王。鳴盛所據史記作有土云土史記作士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于圜土作士鄭以古土字有作士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土作士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馬即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牧致亦以士爲土是也案漢隸字土士不別韓勑禮器碑四方土仁作土仁可證墨子引書亦作有國有土

告爾祥刑在今。今文爾下有女字，祥作詳。史記曰告爾女祥刑在今。史公用今文，多爾字，當以告爾為句，女詳刑在今為句。潛夫論引爾安百姓不連在今二字，可證也。祥刑詳字後人改之，尚書今古文皆作詳。周禮大宰大司寇注引皆作詳刑。正義皆云詳審。漢書敘傳曰季世不詳，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冤。又劉愷傳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曰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文選王粲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史記亦當作詳，不作祥也。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曰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在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段玉裁說史記何居非其宜，何擇此恐今文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朱駿聲說說文疊字引揚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會意。疊者祥愼得宜之意。史記作宜，蓋以故訓代之。經文及字當叚借作疊，疊及一聲之轉。案段朱二說未知孰是。墨子引呂刑作何度不及，云能擇

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此古文義恐與今文不同史記作居郎度之故訓多三其字蓋亦足成其義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今文造作遭。史記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徐廣曰造一作遭段玉裁說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憭耳錫瑞謹案今文作遭蓋叚借爲曹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小徐曰以言詞治獄者故从曰然則兩遭蓋即獄之兩曹漢人謂官名爲曹當本於今文尚書陳喬樅據漢書王尊傳尊曰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以爲歐陽尚書作造字史記當從歐陽本同作造其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然史記既從歐陽作造何以有一作遭之本陳說恐未可據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今文來作求均作鈞。史記云五辭簡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

與犯法者等段玉裁說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觸枉過正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謁苞苴而行請託於其閒也來求字異訓同錫瑞謹案史公𠦑作信故訓字來馬本作求云請賕也今古文蓋同作求漢人隸字求或作来與來字相似故譌作來來求字異不得同訓也惟官十字史記作官獄內獄蓋以官內二者括經文五事如段氏說則官與反爲一類故史公括以官獄有內卽有貨有求謂或藉女謁之勢或因女謁而行苞苴行請託也三者亦爲一類故史公括以內獄

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段玉裁說克核同在古音弟一部蓋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克當爲核之叚借僞孔訓能非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今文貌作訊聽作疑具作共。史記曰簡信

有叒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說文糸部緢字文緢下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陳喬樅說緢訓爲細謂當細訊其情故史記以詁訓代之云維訊有稽也簡孚作簡信亦以詁訓字代之甕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簡不疑謂旣細訊之而無可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共具古相通用具訓俱俱訓共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今文墨作黥鍰作率。史記曰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鍰十作饌○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古文尙書作其罰百鍰僞孔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亦賧詖鋝也鋝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王鳴盛說馬旣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觔十二兩七鋝爲二觔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觔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觔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觔四兩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

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又云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見周禮故於鋝下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於鍰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以鍰即是鋝俱爲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云六兩猶爲近之散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觔可贖縣面之罪推之大辟亦只用銅三十觔可贖死罪有是理乎案王說是也此古文說不及今文說之一證今文但言六兩畢成數耳○鍰一作還○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剧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王鳴盛說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死罪罰千鐉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饌撰皆鋝之異文音近而假

倍也。一作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白虎通曰墨者法火之勝金墨者墨其額也刑德放曰辟者象斗度錫瑞謹案墨辟夏侯歐陽作墨罰則三家今文於下文劓臏宮大辟等句辟字皆當作罰不以爲五刑而以爲五罰也今文家所以作罰者蓋肉刑始於苗民堯舜之時未可以盡廢乃以畫象代之所謂象以典刑是也至夏后始正用肉刑然亦未嘗輕用乃制罰以贖罪大傳云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揚子雲云延于苗民夏氏不寗書序以此篇爲訓夏贖刑蓋五刑不輕用而但用罰故今文家不云墨辟而云墨罰若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其不可赦者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推之下文劓臏宮大辟其說當同夏侯歐陽作罰較古文家作辟爲長史記作驟辟或所據本異或後人以古文改之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今文辟作罰其罰惟倍作其罰倍灑。辟作罰見上史記曰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白虎通曰劓者法木之穿土劓墨者何其下刑者也劓者劓其鼻也刑德放曰劓象七政日月五星應象變易也陳喬樅說案蓰灑聲相近故纚字亦作

縱此倍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二百五十鍰也徐廣以蓰爲五倍則比剕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今文剕作臏辟作罰。辟作罰見上史記曰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白虎通曰臏者法金之刻木臏者脫其臏也刑德放曰臏象七精宿變易即氣色生也風俗通曰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慎其過故穿窬盜竊者臏臏者去膝蓋骨也段玉裁說凡古文尚書剕字今文尚書作臏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毀異義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鄭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剕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跀云刖跀也刖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臏與剕異制剕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臯陶改臏爲剕謂改其制云周改剕爲刖謂改其名但臯陶既改臏爲剕夏刑用之不識今文何以作臏字蓋賓聲非聲相關通如玭蠙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誤作臏字失其實也又云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夏刑臏辟三

百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尙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荆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義不符錫瑞謹案唐虞象刑雖有臏名以非履象之而已皐陶無緣改臏爲荆至夏始正用肉刑然亦多不用刑而用罰此經今文尙書蓋作臏罰疑赦與書序訓夏贖刑相應至周始改用荆不去其臏而斷其足耳段云今文得其實然則鄭周禮注是也駁異義蓋未定之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今文跨作罰六作五鍰作率亦作饌亦作選○辟作罰見上史記曰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六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白虎通曰宮者法土之壅水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其勢也段玉裁說周本紀作五百率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尙書之別說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今文大辟作大辟之罰鍰作率亦作饌亦作選○大辟當作大辟之罰見上史記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大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鄭注曰饌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觔用財少爾白虎通曰大辟法水之滅火大辟者謂死也陳喬樅說鄭注云三百七十五觔通合千饌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家說也如以大鍰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觔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

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饌二字衍文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今文剕作臏。大傳曰夏刑三千條史記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錫瑞謹案班志之義蓋以周禮比尚書而甫刑多出五百章故以爲用重典然其說殊非是周禮一書與諸經多不相通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是甫刑之五刑三千乃用古法非穆王自造何得傅會周禮比較其數以爲亂邦用重典乎如甫刑爲亂邦之制孔子刪書必刪之矣刑法志又云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大皆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民易避則班氏亦不盡以三千章爲重典也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漢書成帝河平中詔

日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壹鍰論刑德篇日
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
而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
科條三千出於刑禮入於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
也後漢書陳寵傳寵疏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
者也○一作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
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白虎通五刑篇曰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
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
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刑德放曰大辟之屬
二百象天之刑公羊疏引元命包曰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
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周禮司
刑鄭注曰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
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正義曰臏辟三百宮辟五
百此乃轉寫之誤當以呂刑爲正錫瑞謹案今文尙書蓋皆作辟
與古文尙書作罰不同白虎通用今文刑德放元命包緯書多同
今文鄭注周禮引臏辟與今文合則今文亦必同今文今文所以皆作
辟者上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則穆王雖訓夏贖刑而五刑亦未
廢但於罪之輕者用五罰贖之耳夏后氏雖云不殺不刑然既有
肉刑則五刑不能不用垂爲令甲蓋刑與罰並用而刑爲重五罰不

能包五刑五刑可以包五罰下云五刑之屬三千則上五句皆當據五刑言若上五句皆作罰字則下當云五罰之屬三千不當云五刑之屬三千矣且上五句皆作罰字豈五刑三千條皆中罰無中刑者乎今文尚書於上文墨辟疑赦等句辟字皆作罰此文墨罰之屬千等句罰字皆作辟與古文尚書辟罰二字互易其義皆視古文爲勝史記漢志引經皆作罰不作辟或所據本異或後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大傳曰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小罪勿兼錫瑞謹案大傳蓋釋此經經義與法相近察之術歸於義即經云惟察惟法也此當以上下比句罪無僭亂句辭勿用不行句上下比者禮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此云上下比即王制云小大之比漢有決事比蓋取義於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今文適作挾。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尚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注云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刑適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玉裁說按鬯所用今文尚書也以策字隸多爲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荀子正論篇曰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法時輕時重此之謂也錫瑞謹案應說亦本荀子應引書作時蓋亦本是世世字時化之化本是治字唐人作注時避唐諱改治爲化世爲時耳非闕今文之異

惟齊非齊○今文惟作維○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有倫有要大傳曰書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注云聽議獄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今文人作佞○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于病段玉裁說佞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韵大戴禮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韵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錫瑞謹案今文說蓋以佞極于病即非佞折獄之佞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中論賞罰篇曰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亾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得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云皇猶況也江聲說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子引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哀矜折獄○今文折作哲○大傳引孔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又引子曰聽訟者雖得

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孫星衍說今文作矜哲即折假音字大傳說哀矜爲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洪範無虐煢獨之指也○一作哀鰥哲獄○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段玉裁說矜鰥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錫瑞謹案漢書於明悊字作悊而此引哲獄字作哲其義當與明悊之悊不同蓋班氏意以明悊字當從心哲斷字當從口應劭注哲知也失之又案鹽鐵論詔聖篇曰甫刑制獄疑今文有作制獄者與古文作折獄不同如墨子引呂刑作折以刑緇衣引甫刑作制以刑之例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今文啓作開克作核○今文啓爲開如開明開呱呱而泣開篇見書可證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二人俱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錫瑞謹案鄭注之意蓋以五刑雖並列爲教而犯罪則惟科其重罪

之一而輕罪不更科如墨劓並犯則惟劓而不墨臏宮並犯則惟宮而不臏大辟與墨劓臏宮並犯則惟大辟而不墨劓臏宮此之謂并兩刑若一夫被五刑此秦漢時具五刑之事如刑法志所云當三族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非古并兩刑之法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注云單辭猶偏辭也又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云單辭謂無證據也書曰明清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孫星衍說大傳云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今文讀府爲諉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諉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以辜功爲未能成其功者漢書律厤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

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販鬻以求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案孫說迂迴恐非大傳之旨姑存以俟攷潛夫論班祿篇曰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爲寶者也

報以庶尤○今文尤作訧○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尙書異字報以庶訧與說文引周書合或說文所引亦今文也

永畏惟罰孫星衍引大傳說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以擇此經案孫氏所據大傳乃吳中本吳中本作畏思義案陳本大傳作怒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續呂侯之祥刑三國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又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案仲長引作呂侯或用古文祥刑則後人所改今古文皆作詳

受業貝敬觀袁宗濂校